

世界怪異小說文庫

# 賭博篇

SHI JIE GUAI YI XIAO SHUO WEN KU



114  
35  
2



世界怪异小說文庫

# 賭博篇

曾智中 海濤 編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世界怪异小说文库·赌博篇

---

编 者：曾智中 海 涛  
责任编辑：陈 维  
封面设计：安渝平  
技术设计：陈 维

---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 址：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政编码：610012  
电话号码：(028)6662959 6666700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成都科大树德电子工程公司  
印 刷：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版 次：1995年11月第1版  
印 次：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85  
字 数：213千  
印 数：1—20000万册  
书 号：ISBN7-5411-1368-9/I·1283  
定 价：(全套四册，定价：4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1

## 赌注

〔美国〕罗德·达尔

作为天才的品酒师，今晚他和男主人打了一个大赌：如他能猜中主人所藏一瓶老红葡萄酒的一切细节，主人美貌的女儿就属于他。当他摆出胜利者的傲慢姿态时，女仆却冷冷地揭开了底细……

8

## 一盘双六棋

〔法国〕梅里美

几位荷兰军官邀一法国青年军官赌博，为祖国荣誉他上了场，输到最后一掷时他作了手脚，赢了几万法郎，使荷兰人自杀了。悔恨交加的他在战斗中拒不向英国人投降，洒尽男儿一腔热血……

28

## 乡村赌博游戏

〔法国〕米·俄斯特

残酷的乡村赌博游戏：将他的头部和一只老鼠一

齐关进金属笼子，人鼠厮咬中他最终咬死了老鼠，老板从赌资中给他部分，并让他“从女人身上得到补偿”……

41

### 赌运

〔德国〕霍夫曼

赌运极佳的骑士梅内尔一举赢了老头韦尔杜阿的全部家产，交接时老头之女昂热拉的美丽与高傲又征服了骑士，几经曲折二人结为夫妇。后骑士不顾昂热拉善劝，再下赌场，输掉包括妻子在内的一切，赢者竟是昂热拉从前的恋人，而等待两个男子交接的竟是她冷冰冰的尸体……

71

### 象棋的故事

〔奥地利〕斯·茨威格

远洋客轮上，为每盘 250 美元的赌金，象棋世界冠军琴多维奇正与旅客们进行车轮战，他的狂胜的局面突然被一陌生人中止——B 博士，在被纳粹长期软禁时，唯一的读物就是一本棋谱……这是作者自杀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诉说了人类心灵和才智被摧残时的沉痛……

134

### 投宿一宵

〔英国〕罗·斯蒂文生

雪夜，流浪汉狂赌，胜者突然被杀，钱为众人瓜分，  
逃窜中其中一人借宿于一绅士家，大谈其强盗逻辑  
……

160

### 打赌

〔俄国〕安·契诃夫

银行家认为在隔离的库房中一个人呆不了5年，  
年轻的律师却认为自己可呆15年，前者赌两百万元，  
后者赌自己的自由。律师在15年监禁中读了大量的  
书，精神获得新生，银行家却企图毁约，谋害律师……

169

### 钱境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

这是一张十卢比钞票的自述：它辗转于赌棍、骗  
子、凶犯、妓女、商人……之手，演出了多少光怪陆离  
的人间戏剧，让多少人在这面哈哈镜前照出了自己可  
笑的尊容……

〔美国〕罗德·达尔

# 赌注

那天晚上，在伦敦的麦克·斯格菲尔德家吃晚饭的有我们六个人：麦克和他的妻子，女儿，我妻子和我，还有一个叫理查德·普拉特的人。

普拉特是一个著名的美食家，美食家协会的主席，他组织的晚宴供应奢华的菜肴和罕见的美酒。他不吸烟，怕损害他的味觉。谈论起酒的时候，他有一个古怪的、相当滑稽的习惯，就是查考酒的身世，好像酒是有生命的东西似的。他说：“一种讨人喜欢的好酒，是慈善的和令人愉快的。”

在理查德·普拉特之前我到麦克家吃过两次晚饭，麦克一有机会就和普拉特打一个关于红葡萄酒的小赌，让他猜酒的种类和酿造年代。普拉特两次都赢了。今天晚上我敢肯定他们又要打赌了，麦克非常不愿意承认他的酒很好识别，而普拉特在这方面似乎以炫耀他的见识为乐。

和鱼一起上的是摩塞利酒，麦克自己倒了酒，他坐下时

我看见他正在观察理查德·普拉特，他把酒瓶放在我面前，所以我能看到商标：“盖尔斯莱·奥利哥斯勃格，1945。”他咕哝着说，盖尔斯莱是摩塞利的一个小村子，在德国之外几乎无人知道，那儿葡萄园的产量十分之少。

女仆来端鱼盘子时，普拉特正全神贯注地和麦克的女儿——露易丝谈话，还没动他的吃食。他一边说着，一边越来越近地向她俯过身去，那可怜的姑娘好像在他的欲望的冲撞之下，她尽可能地离开他远一些，相当无望地、礼貌地点着头。普拉特注意到了女仆，开始用叉子飞快地猛戳着吃了起来，然后连吞两口，把酒咽下喉咙，立刻转过身来继续他和露易丝·斯格菲尔德的谈话。麦克快活的脸好像垂了下来，但他控制着自己。

不一会女仆端上了第二道菜，一大块烤牛排。麦克站起来把它切成块，给每人分了一份，这时他看着理查德·普拉特对我们大家说，“我必须去把红葡萄酒拿来。”“拿来，是吗？麦克，”我说：“酒在哪儿？”“在我书房里，软木塞拔出来了，好吸收室温。”“为什么放在书房？”“那是这房子里最好的地方，理查德在这里的时候帮我最后选中了那地方。”当他说着普拉特的名字的时候，普拉特环顾着大家，庄重地点着头。“在我书房里那个绿色储藏柜的顶上，”麦克说，“那是我们为它选的便于呼吸的地方——通风良好。请原谅，我去把它拿来。”

他抱着一个酒篮子回来了，篮子里放着个黑瓶子，商标朝下，看不见。“你叫不出它的名字，理查德！一百年也叫不出来。”普拉特扬起微微地、傲慢地弯着的眉毛，突然傲慢地掀起湿润的令人厌恶的下嘴唇，“红葡萄酒？”他屈尊地问。



“当然。”“最古老的？”“对，我保证。”“那就不该很难，”理查德·普拉特说，显得极度厌烦。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的厌烦有些奇怪，他眼睛里有些邪恶的阴影。“这一瓶确实相当难识别，”麦克说，“我不会强迫你打这个赌。”“这样对我可确实很不恭敬，你知道。”“我亲爱的先生，”麦克说，“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打这个赌。只要你喜欢我赌什么都行。”普拉特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嘴角挂着微笑。我觉得我又从他脸上和眼睛里看出一些明显的不安，就在他的黑色瞳孔里暗暗地缓慢地放出狡诈的小火花。

三位女士和我坐着看着两位先生。烤牛排放在我们的盘子里，冒着蒸汽。

“你说我能决定赌什么吗？”普拉特问。

“这是你说的。”

普拉特慢慢环顾了一下大家，这时大家都静了下来。他似乎在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是下赌注的证人。我注意到女仆托着菜盘，不知是不是端上来。

“那么，好吧，”普拉特说，“我赌我的房子，两所房子。我想告诉你我要你下什么注。”

“那么，来吧，”麦克很不在乎地说，“你说吧。”

理查德·普拉特的嘴角又出现了微微的笑，他一直在看着麦克，说：“我想和你赌我和你女儿的婚事。”露易丝·斯格菲尔德吓了一跳，“嗨！”她喊了起来。“不！看着，爸爸，那不是好玩的！”麦克看着女儿微笑着，父亲式的保护性的微笑，“你知道，露易丝，我们应该稍稍考虑一下。”

“停下，爸爸！”

“等会儿，我亲爱的，关键是：他不可能赢。我努力给你

赚点钱，如果你打这个赌，你会赢两所大房子。”

“噢，爸爸，我不愿意，我想这太傻了。”

“我也是，”她母亲说，说话的时候她使劲点着头，像只母鸡。“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迈克尔，竟然提出这样的事！你自己的女儿也赌。”

麦克看也不看她，“赌！”他焦躁地对女儿说，“我保证你不会输。”麦克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她，那姑娘很难拒绝他。

“但是我输了怎么办呢？”

“我一直告诉你，你不会输。”

她犹豫了最后一次，然后无助地耸了耸肩说：“噢，好吧，只要你发誓没有危险。”“好！”麦克喊，“那就赌吧。”

“好，”理查德·普拉特看着姑娘说，“赌吧。”

麦克立刻首先给自己的杯子斟了一小口酒，然后轻捷地斟满了桌子上的其他杯子。当理查德·普拉特把杯子举到鼻子底下的时候，大家都盯着他。这个人大约50岁，相貌不雅，不知什么原因，看到的都是嘴——嘴和嘴唇——下嘴唇垂着，老是张着的品尝员的嘴唇，形成接纳杯口或一小片食物的形状，像一个锁孔，我想着，观察着；他的嘴像一个巨大的、潮湿的锁孔。

他慢慢地把杯子举到鼻子底下，鼻尖伸进杯子，在酒的表面来回移动，敏锐地嗅着。他轻轻地晃着杯里的酒以便吸进酒的香味；全神贯注，闭着眼睛，整个上半身，头、脖子和胸膛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嗅觉机器，接收、过滤、分析着从猛嗅的鼻子传过来的信息。

他至少嗅了一分钟，然后，仍然闭着眼，普拉特把杯子

放到嘴边喝了差不多一半，停了一会儿，嘴里含满了酒，找着第一味觉。他慢慢地咽下去一点，嘴里仍留下一大半，又用嘴唇吸进一点空气和嘴里的酒气混合在一起，吸到肺里，屏住呼吸，又用鼻子呼出来，最后把酒在舌头底下漱了漱，嚼了嚼，好像真的在嚼面包一样，真是令人难忘的表演。

“喔，”他放下杯子，用粉红色的舌头舐了舐嘴唇，说：“非常有趣味的小可爱——又安静又柔和。”他嘴上唾沫太多，说话的时候不时在桌子上喷上发亮的斑点。“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选择了，”他说，“一般来说我也许做一点选择，轻快地跳跃并正好落在我选择的葡萄园中间。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小心地移动，不是吗？”他看着麦克，微笑着，厚厚的、湿润的嘴唇的微笑着。麦克没理他。

“那么，首先，这酒产自伯第奥克斯的哪个地区呢？它太轻了，和圣·艾米利恩或者格瑞弗斯相差很远，这显然是麦多克。”

“现在——它产自麦多克哪个市呢？马格克斯？不，它没有马格克斯的浓烈香气。伯伊赖克？伯伊赖克酒有一种特有的几乎专横的味道。不，不，这酒的第一味觉既庄重又胆怯，显得怕羞，其次是扭怩，狡猾。可能，在第二味觉中，也有点淘气，有一点鞣酸跟舌头开了个玩笑。最后，后味很可爱——给人安慰和女性化的，毫无疑问这是圣·朱利恩。”他把双手举到胸前小心地把指尖对在一起，变得自大和可笑，但我觉得这简直是有点故意嘲笑他自己。

“现在我们更困难的是要说出那葡萄园本身的名字，在圣·朱利恩有很多葡萄园，我在这里必须非常仔细。”他把杯口搁在他凹陷、下垂的下唇上，我看到他伸出舌头，粉红的，尖

尖的，舌尖舐了一点酒，又迅速缩了回去——看上去令人厌恶。他眼睛仍然闭着，表情全神贯注，只有嘴唇在动，像两片潮湿、海绵状的橡胶互相摩擦。“又有了！”他喊道，“这味里的鞣酸和快速收敛剂使舌头发紧，对，现在我找到了，这酒产自比支夫勒附近的那些小葡萄园。实际上就是比支夫勒本身吗？不，不一定，但是非常近，查第奥·托布特？是那吗？”他又啜了一小口酒，我注意到麦克在桌子那边越来越向前俯，眼睛盯着理查德·普拉特。

“不，如果它像我相信的那样是1934年产的话，那么不可能是托布特，不是比支夫勒也不是托布特，但是离它们都很近，十分近，那葡萄园一定在它们两个之间。”他犹豫了一下，每个人都看着他，我听见女仆把蔬菜轻轻地放在我身后的餐具桌上，好不打破沉默。

“噢！”他喊，“我想我知道了！”他最后啜了口酒，转向麦克，带着滞缓的、甜甜似的微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小查第奥·布兰乃瑞—杜克鲁，1934年。”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吗？”麦克问。

“是，我想是这样。查第奥·布兰乃瑞—杜克鲁，美丽的葡萄园，可爱的老查第奥，我很熟悉它，不能想象为什么我没有马上认出它来。”

麦克非常平静地坐着，好像全身的力量都耗尽了。“你还等什么？”普拉特对麦克说，“我想看看瓶子上的商标，把瓶子转过来。”普拉特知道他现在是胜利者，他摆出胜利者傲慢的姿态，我可以想象如果没什么麻烦的话他准会变得完完全全的让人讨厌。

这时，站在理查德·普拉特旁边的那个矮小的、身材笔

直、穿着黑白制服的女仆从她手里拿出一样东西来说：“我想这些是您的东西，先生。”普拉特看着她递给他那副薄薄的、镶着角质边的眼镜，他犹豫了一会：“是吗？”

“是的，先生，是您的。”那个女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快70岁了——一个忠诚的老仆人，她把眼镜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方式和她站的姿势很特别，笔直地卑微地站着，一动不动。我一下子发现我正带着突如其来的忧虑看着她。

她苍老灰白的面孔带着冷淡、坚定的表情，嘴唇紧闭，扬起下巴，两手在身前紧握在一起，头上戴着的古怪的帽子和她制服前面闪闪发光的围裙使她像个小小的、愤怒的、白胸脯的鸟。

“你把它们落在斯格菲尔德先生的书房里了。”她谨慎、礼貌地说，声音不自然，“在他书房里绿色储藏柜的顶上，先生，晚饭前你一个人去那儿时碰巧丢在那儿了。”

过了一会我们才理解她话里的全部含义，在沉默中我意识到麦克怎样慢慢地从椅子上费力地站起来，红着脸，瞪着眼睛，嘴扭曲着，鼻孔周围开始出现散布着危险的白色斑点。

“噢，麦克尔！”他妻子喊着，冷静，麦克尔，亲爱的！冷静点！

宋建邦 编译

〔法国〕梅里美

# 一盘双六棋<sup>①</sup>

紧贴着桅杆下垂的船帆一动也不动；海面一平如镜，热得令人窒息，没有一丝风的天气使人无法忍受。

在一次海上旅行中，船上的东道主能够提供的取乐方法不久就完竭了。唉！在一所39米长的木房子里一同度过4个月，大家混得太熟了。你只要看见上尉走过来，就知道他一开口就要同你谈里约热内卢，他是从那里来的，然后谈到那座著名的埃斯令桥<sup>②</sup>。他曾经亲眼看见海军近卫队建造这座桥，当时他也在这个队里。过了半个月，你甚至连他爱用的词句，说话的间歇，声音的抑扬，都已熟悉。他在讲述中第

---

① 一种双方各有15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因棋盘左右各有六路，故名双六。也可用来赌博。南北朝时曾从天竺传入我国，译名为西洋双六棋。

② 埃斯令是奥地利的一个村庄。

一次提到“皇上”的时候，总不免要黯然神伤地停顿一下，然后千篇一律地加上一句：“假使在当时您看见了他啊!!!”（3个赞叹号。）他还要谈到军号手的那匹马的小故事，还有那颗回跳的炮弹，打掉了一只弹药盒，里面有价值7500法郎的黄金和珠宝，等等，等等。——中尉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每天评论他从布勒斯特<sup>②</sup>带来的最近一期《宪政报》；要不，假使他离开了崇高的政治而下降到文学上来的话，他就会分析他最近看过的一出歌舞喜剧来使你饱饱耳福。我的天！……军需官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第一次把他从加狄斯的囚船上逃走的故事<sup>③</sup>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多么着迷呀！可是听了20遍以后，说实在的，谁也听不下去了……还有那些海军少尉和海军准尉！……只要想起了他们的谈话，我就会毛骨悚然。至于舰长，一般说来，他是舰上比较最不讨厌的人物。由于他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指挥官，他和所有幕僚暗中都处于对立地位；他找人麻烦，有时还欺压人，可是人们能把他作为泄愤的对象却感到相当愉快。即使他对下属有什么讨厌的荒唐习气，人们却以自己的上级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而感到高兴，这样可以使人得到一点安慰。

在我乘的那艘军舰上，军官们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人，一个个都是好小子，像兄弟般相亲相爱，可是却一个比一个更加感到无聊。舰长是其中最温和的人，不是一个无事生非、与人为难的人（这是少见的）。他总是带着抱歉的心情来行使他

---

① 指拿破仑。

② 布勒斯特，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军港。

③ 1808年部分法国水兵被囚禁在西班牙的加狄斯港，他们被关在用船造成的监狱里，少数勇敢的法国水兵集体越狱，逃回法国。

独裁者的权力。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旅程很长！尤其是在只有几天就能看见陆地的时候，又突然遇上了这个无风的天气！……

有一天，晚饭以后——由于无事可做我们已经竭尽一切可能把一顿晚饭的时间拖延得要多久有多久——我们聚集在甲板上，等待着那种单调而永远壮观的海上落日的景象。有些人在吸烟，另一些人正在第二十次阅读我们那贫乏的图书馆里30本书中的一本；人人尽打呵欠。在我身边的一个少尉，以一种郑重其事的严肃态度，玩弄着一把海军军官们在穿便服时通常佩带的匕首；他把匕首的尖端朝下让它落在甲板上。这是一种和别的玩意儿相似的玩意儿，需要有一点技巧才能使匕首的尖端垂直地插在木板上。——我也想和少尉玩一玩，可是我自己没有匕首，我想借舰长的匕首，遭到他的拒绝。他对这个武器特别珍视，甚至会看见我拿它来作这样无聊的玩意儿生气。这把匕首以前是一个勇敢的军官的，这个军官不幸在上次战争中牺牲了……我猜想接下来一定有一段故事，我果然没有猜错。舰长不等人家请求就开始讲起来；至于我们周围的军官们因为他们人人都能把罗热上尉的不幸遭遇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他们立刻悄悄地都走开了。下面大致就是舰长所说的故事：

我认识罗热的时候，他比我大3岁；他当时是上尉，我是少尉。我向你担保他是我们队里优秀军官之一，而且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有机智，有教养，有才华，总之，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可惜他有一点傲慢和容易生气，我想这是因为他是私生子的缘故，他总害怕他的出身会让人看不起；可



是，老实说，他的最大的缺点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想出人头地，他的这个欲望是强烈的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他的那位从来没有见过的父亲给了他一笔津贴，如果罗热不是那么轻财仗义的话，这笔津贴足够满足他的需要而有余。可是罗热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他的朋友的。每当他领到季度津贴时，谁都争着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去见他。

“喂，老兄，你有什么心事？”他问，“我看你好像钱袋里空空如也的样子；不要紧，这儿是我的钱袋，你要多少就拿多少，而且来跟我一起吃晚饭。”

布勒斯特来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名叫嘉贝莉埃勒，她很快就使不少海军军人和驻屯部队的陆军军官着了迷。她的美并不很匀称，可是她有苗条的身材，美丽的眼睛，纤细的脚，相当大胆的风度；这一切很能讨那些处在 20 到 25 岁之间的小伙子们的欢喜。此外，据说她是女性中最任性的人。她的演戏方法使人觉得这个名声对她并无不当。有时她演得妙极了，简直像一个第一流的喜剧女演员；第二天，同一出戏里，她却变得冷酷无情；她背诵台词就像小孩背诵天主教教理问答一样。尤其使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们感兴趣的，是人们传说的关于她的下面一件事。据说，她在巴黎曾被一个参议院议员非常阔绰地供养着，这位参议员还在她身上花过一笔大钱。有一天，参议员在她家里，没有脱下帽子；她请求他把帽子脱下，还怪他对她不讲礼貌。参议员听了笑了笑，耸了耸肩膀，洋洋得意地坐在安乐椅上说：“在我花钱的姑娘家里，我爱怎样就可以怎样，这是最起码的享受。”一记粗暴有力的耳光，从嘉贝莉埃勒的白皙的手掌飞出去，立刻惩罚了他的这个回答，并且把他的帽子打得飞到了房间的另一端。